

大清怎麼把自己練沒的？——辛亥革命的原因與發起者

《神州大地》第 12 集 · 語言：中文 · 時長：36:38

出處：sylogs.com — 歡迎轉載分享，請注明出處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

南京，夜裡，一個新的國號被唸了出來。

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就職。

這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在此之前，

亞洲沒有一塊土地，試過這種不設皇帝的

體制。但這一天，只是開始。

不是結束。因為北京還有一個朝廷。

紫禁城裡的皇帝還在，年號還在用，

北洋的軍隊還在手上。

所以要問的是：一個朝廷怎麼沒的？

是被誰打垮的嗎？

這支片子想講的答案，有點意外：

不是被誰打垮的，是它自己動手改自己——

辦新政、練新軍、收權、收稅——一步一步，

把自己練沒的。

要講一九一一，得先從更早的地方說起。

從爛攤子說起。晚清官場有句俗諺：

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

這句話說的，不是某一個人貪，

而是一整套運轉方式：官員的正式俸祿並

不高，真正養人的，是各種名目的規費、

陋規。上面靠下面養，下面從百姓身上刮。

一層一層，都這麼過。

這不是誰的道德問題，是一種結構：

俸祿不夠活，就必須有俸祿以外的地方
來錢。

文官如此，武官那邊，也靠不住了。

清朝的經制兵，是八旗、綠營。

開國時能打，到了晚清，早已是另一回事。

名冊上有兵，營裡沒人——將領吃空餉，
是公開的秘密。承平日久，刀槍都生了鏽。

一支軍隊，忘了怎麼打仗。

那它就只剩下一個用處：在名冊上存在。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

三十年洋務攢出來的北洋水師，

北洋水師全軍覆沒。

敗給日本——這四個字在當時的震動，

比今天很難想像：不是敗給西洋，

是敗給一個幾十年前同樣被逼開國的

鄰居。第二年簽《馬關條約》：賠款兩億兩，

開口岸，還割了台灣。

洋務搞了三十年，買船、建廠、

練兵，一仗回到原點。

這一仗真正的後果不是賠了多少錢，

是一句話被很多人同時想到：

只買船、不改體制，可能根本不夠。

有人想從裡面改。

不走造反這條路，走上面這條路。

一八九八年，光緒帝下詔，行新政：

廢八股、辦學堂、練新軍、裁冗員。

一百零三天。它動的不只是章程，
是很多人的位置——守舊大臣被裁、
被調、被威脅。然後慈禧發動政變，
新政盡廢。譚嗣同等六人被殺於北京
菜市口。譚嗣同有留下的話，
也有留下的選擇：他本可以走。
第一次自救，就這樣被掐斷。
更大的屈辱在後頭。
一九〇〇年，義和團入北京，
八國聯軍來。慈禧帶著皇帝，
一路逃到西安。一九〇一年，
簽《辛丑條約》。賠款四億五千萬兩——
按當時全國人口算，一人一兩，
是這樣定的數。連本帶息約九億八千萬兩，
分三十九年還。數字出自條約本文，
後來成為清末財政最重的一筆固定支出。
從此朝廷被人叫作「洋人的朝廷」。
錢從哪來？不是從庫裡來——庫是空的。
攤到每一個村口：各省分攤，
各省再加自己的名目，落到田裡、
落到鹽上、落到貨上。
第二次自救，更早，叫洋務。
洋務派的主張，八個字：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買機器、造槍炮、辦工廠、
開礦、設同文館、派留學生。
學的是技術，不想動制度。
甲午一仗，證明只學皮毛不夠。

技術救不了一個爛掉的體制。

這句話不是後人加的，是當時很多人自己算出來的。

庚子以後，朝廷被打疼了，才真動手。

一九〇一年起，新政開始：編練新軍、獎勵實業、改官制、設學部、派大臣出洋考察。

一九〇五年，廢掉千年科舉——

這件事的分量，怎麼估都不過：

讀書人往上走的那條路，從此換了。

辦新式學堂、派留學生；練新式軍隊，

按西法編練，用洋操、洋槍。

這三件事都做了，唯獨有一件沒做：

卻不碰政體。改了皮毛，根還是老的。

到後來，連立憲都拿出來講了。

契機是一場別人打的仗：一九〇四年日俄

戰爭，日本勝。立憲小國打敗專制大國，

這個對比在國內被反覆引用。

國內一片呼聲：袁世凱、張之洞等重臣聯名

奏請立憲，朝野報紙也在催。

一九〇六年，清廷宣布「預備立憲」。

一九〇八年，頒《欽定憲法大綱》：

君權君權神聖，不可侵犯，預備期九年。

一九〇九年，各省辦諮議局——

議員選出來了，很多是紳商、

立憲派，第一次有了說話的地方。

說要九年，別人等不了九年。

諮議局一開，人就學會了兩件事：

怎麼提案，怎麼聯合。

一張名單，把這九年的誠意問題攤開了。

一九一一年五月八日，清朝第一個內閣

成立。十三個人。滿人佔九個，

漢人只有四個；九個滿人裡，

其中皇族七個。名單見於內閣官制與各

大臣任命上諭，宗室支系可考。

陸軍、海軍、度支——軍權與財權，

全在皇族手裡。時人叫它「皇族內閣」。

這違背的是立憲的通例：君主立憲國家，

皇族不入內閣。立憲派傻了眼。

張謇、湯化龍、譚延闓等聯名抗議，

說皇族內閣與立憲政體「不相容」；

朝廷不理。想收權，卻把盟友推開。

最後一根稻草，第二天就來了。

一九一一年五月九日，上諭：

鐵路幹線國有。川漢、粵漢鐵路，

收歸國有。問題不在「國有」兩個字，

在怎麼收。四川的股本，是川漢集股約

一千四百萬兩（數見人民網、

社科院近代史整理），其中很大一塊是「抽租

股」——隨糧強徵，收租十石以上按實收

百分之三抽，等於全川農民都握著一股。

政府只換國家股票、不還現款；

其中三百萬兩虧空——含上海錢莊橡膠股災

倒款約二百五十萬兩——不予認可。

同一個月，郵傳大臣盛宣懷與英美德法借

六百萬英鎊（《湖廣鐵路借款合同》，
五月二十日簽），以兩湖釐金、
鹽稅作保。六月，四川保路同志會成立，
數十萬人。九月七日，成都血案：
四川總督趙爾豐下令開槍，
請願者死三十餘人。

九月二十五日，榮縣宣佈獨立——
比武昌還早半個月。

到這一步，商人的錢和農民的租股，
一併也被收走。

到這裡，可以說透一件事了：

為什麼新政、練新軍，反而把自己練沒了？

第一：新軍是按新法編的，識字、
有組織、有槍，還讀得懂新報紙。

朝廷給了他們組織與武器，
卻沒給他們歸屬。

武昌起義的第一槍，就是湖北新軍工程
營打的。新軍有槍有組織，就成了最能推翻
朝廷的那批人。第二：立憲派本是最想保
朝廷的那批人。皇族內閣一出，
讀書人轉向革命——咨議局的議員、
辦學堂的紳士、投資鐵路的商人，
一起掉頭。梁啟超有一句話，
被後來反覆引用：現政府者，
製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場也。

它想強自己，卻武裝了對手。

那現在說，是誰動的手。

第一個要講的人，是孫中山。

一八九四年，他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

那一年他二十八歲，此前給李鴻章上過書，

沒有回音。一九〇五年，在東京，

興中會與華興會、光復會等合組同盟會，

他被推為總理，倡三民主義：

民族、民權、民生。此後無論哪一邊寫這段史，

都把他尊為革命先行者。

但要說清楚：他不是第一個喊出推翻清朝

的人，也不是唯一一個。

他是最持久的那個——別人失敗一次就散了，

他失敗十幾次還在。

同盟會成立後的六年裡，發動了十幾次

起義。廣州、惠州、潮州黃岡、七女湖、

防城、鎮南關、欽廉上思、河口……

廣州 惠州這幾個地名，反覆出現在清方的

奏報裡。一次一次失敗。

有的起事幾天就散，有的還沒集合就被

破獲。經費從哪來？

經費靠華僑——南洋的礦工、店東，

美洲的餐館老闆、洗衣工，認捐、

義賣，甚至變賣產業。

也正因為這樣，他才能屢敗屢起。

在這個圈子裡，失敗是常態，

散夥才是正常反應；他硬是沒停。

他硬是沒停，這件事本身，就是他最大的

資產。

但革命黨內，也不是鐵板一塊。

一九一四年，二次革命失敗之後，
孫中山在日本東京另組中華革命黨，
捨棄了原來的國民黨。

新黨章規定：入黨要立誓「附從孫先生」，
誓約裡還有「如有二心，甘受極刑」這類字句；
而且還要按指模。

這套效忠個人的入黨儀式，
黨內二號人物黃興反對——黃興是華興會的
創始人，黃花崗與陽夏之戰的主將。

他拒絕加入，理由寫在給孫的信與給同志
的信裡：按指模宣誓效忠一人，
是開民主革命的倒車，也是對同志的侮辱。

孫不讓步。一九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黃興赴美。兩人就此分道。

楊天石等研究民國初年政治的學者
多認為，這是孫中山政治生涯的一段低潮：
史家多以為，這是一次是孫的低潮——
因為到後來的護國運動，真正站上檯面反
袁的力量已不是他的黨，而是梁啟超、
蔡鍔一系。一個倡共和的人，
為了效率，也走過集權的路。

這是辛亥最耐人尋味的一處內傷。

錢的問題，在革命黨裡從來沒斷過。

一九〇七年，孫中山離開日本時，
日方友人與商人贈款，合計逾兩萬日元。
他只留兩千元給《民報》作為經費，

其餘帶走，用於潮、惠等地的實際起事。

這件事在東京炸了。

章太炎等人——還有張繼、劉師培——

發起「倒孫」風潮，在東京張貼布告，

指控公款流向不明，說他私受日款。

後來查證的結果，見於同盟會内部的調查

與當事人的收支說明：孫的母親、

兄長生活並不寬裕，不像是貪了巨款的

樣子；他列出收支明細，自陳除食宿、

交通之外未動公家一分錢。

他的哥哥孫眉，為資助革命把家產散盡，

乃至破產。這樁貪污指控，最終未見實據，

流言漸息。這一段要講的其實是另一件事：

同志之間，也也會彼此質疑——

一個靠捐款活著的組織，財務透明從一

開始就是難題。

說到這裡，也要說一句：他也是個普通人。

他的婚姻與情感經歷，在當時與後來都被

反覆記述：元配盧慕貞，是家鄉包辦的婚事；

日本時期與大月薰有婚姻，

並留下一女；一九一五年與宋慶齡結婚。

那一年他四十九歲，宋慶齡二十二歲；

年齡差 棄發妻這兩件事，在當時即受議論——

宋家最初反對，同志裡也有人為盧慕貞

不平。另一方面，他的演說能力與個人魅力，

確實是他籌款、動員的最大資本，

這也是同代人的一致記述。

同樣出自同代人的，還有用情不專的評語。

功過之外，他也有私生活。

這些都不影響他是誰，但它們加起來，

才是一個人。

除了推翻清朝，他有過設想：

推翻之後怎麼辦。

兩個概念是他自己提出來的。

一是五權憲法：在行政、立法、

司法之外，加考試、監察兩權。

二是權能區分：把權力拆成兩半——

人民有人民四權（選舉、罷免、

創制、複決），叫「政權」；政府有五權，

叫「治權」。合起來的意思是「人民有權、

政府有能」。這個說法，一九〇六年的演講裡

已見雛形，系統講清楚是一九二四年的

《民權主義》六講。制度上有沒有留下痕跡？

有：一九四七年憲法採用了五院制的架構。

設計留了下來，評價各看各的——

有人看重它是中國人自己設計的憲政

方案，也有人批評五權之分在實踐中並不

清晰。本片只陳述，不替觀眾下結論。

還有一件事值得留意：他的黨，

一路在變。興中會 到 同盟會，

是從一個小團體變成一個聯合陣線。

一九一二年，民國成立，同盟會改組為國民

黨，走議會競爭路線，這一次是宋教仁主導。

一九一四年，二次革命失敗後，

孫另組中華革命黨，權力收回到黨魁個人。

一九一九年，改名中國國民黨。

一九二四年，廣州一大改組，

引入蘇聯顧問，容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分

加入，確立「以黨治國」的黨機器架構。

這是一條很清楚的路線擺盪：

從議會黨，到集權黨。

一九一二年宋教仁主張的那條議會路線，

在一九一四與一九二四兩度被另外一條

路線壓過。本片只陳述這條脈絡，

不說哪條該、哪條不該。

就連元首之名，他也是有爭議的。

一九二一年，廣州軍政府選他為「非常

大總統」。「非常」二字，本來就是形容這個職位：

護法非常時期的權宜設置。

既然是非常時期的權宜，任期與合法性就

會被追問。質疑的人裡，有陳炯明等——

同屬革命陣營，反對的理由之一，

正是「非常」兩個字能不能這樣用。

他主張的「以黨治國」，也被同代人解讀為：

黨的領袖權力，高於憲政的常軌。

這些這是當時人的議論——不是後人追加的

批評，是當時報紙與函電裡就有的話。

本片把它們與「革命先行者」的評價與

先行者評價並列寫出，不下判語，

也不影射任何現存體制。

講完孫中山，還有第二個為什麼要回答。

為什麼最想保大清的那批人，
最後也走了？這批人叫立憲派：
張謇、湯化龍、譚延闓、湯壽潛、
梁啟超……他們要的不是革命，
他們要議會。他們投資鐵路、
辦學堂、辦報、進諮議局，他們比誰都更不
希望天下大亂。他們給了朝廷九年時間。
皇族內閣一出，希望希望徹底破滅：
十三個人裡九個滿人、七個皇族，
軍權財權全在皇族手裡。
第二天，鐵路國有。
他們投進去的錢，也被收走。
於是立憲派轉向。
十月武昌槍響，第一個時間裡響應的，
很多就是各省諮議局的議長、
議員。梁啟超那句話，被濃縮成八個字：
政府者，製造革命黨之工場。
想保的人，最後都走了。
說完孫中山一個人，還有一群。
第一個是黃興。一九〇四年，
他在長沙創華興會。
黃花崗一戰，他率隊攻入兩廣總督衙門，
右手兩指被打斷，仍舊指揮到最後。
武昌起義後的陽夏之戰，漢口、
漢陽四十餘天，他是前線的戰時總司令——
那四十天替南方各省爭取了時間。
同代人的記述裡，他被形容為忠勇不爭權

的人：孫黃並稱，但他從不與孫爭位；

一九一四年兩人分手，他也選擇讓路而非對抗。一句話講完：他是孫的另一半。

有一個人，信議會到底。

宋教仁。武昌起義後，他在南京參與籌組臨時政府；民初改組國民黨，

他是實際的主持者，把同盟會變成一個要在選票上競爭的政黨。

他主張政黨內閣：議會多數黨組閣，責任在內閣而不是在總統個人。

一九一三年的國會選舉，國民黨贏得多數席位——那是中國第一次全國性的議會選舉。

後面的事情不在本集範圍。

他的理想，後來沒走通。

但這條路被試過一次，這件事本身，值得記住。

槍之外，筆桿子也上場。

章太炎。一九〇三年，他寫《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直接點名駁康有為的保皇主張；

同年「蘇報案」發，他被捕入獄三年。

出獄後東渡日本，主編《民報》，

與梁啟超主办的《新民叢報》就「該不該革命」

打了幾年筆戰——與梁啟超的這場論戰，

是清末影響最大的一次公開辯論。

他寫文章罵保皇，也罵過同志：

前面講的一九〇七年倒孫風波，

他就是發起人之一。

一篇文章，在當年傳抄的範圍，
頂過一支隊。

更年輕的一批人，是用命寫的。

鄒容《革命軍》——一九〇三年問世，
作者十九歲。書裡喊「中華共和國萬歲」，
印成小冊子，翻印無數。

兩年後他死在獄中，年二十。

同一年，陳天華《警世鐘》與《猛回頭》出版。

他用最白的話寫：列強怎麼瓜分，
中國怎麼亡。這兩本小冊子，
在新軍裡流傳極廣。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日本東京發生「取締
清國留學生規則」風波。

陳天華留下絕命書，在大森海灣投海，
時年三十歲。他用死來勸人：

「恐同胞之不見聽而或忘之，
故以身投東海，為諸君之紀念。」

他們沒看到——他們沒看到——共和那一天。

這一群人裡，也有女志士。

秋瑾。她出身官宦之家，嫁人、
生兩個孩子，然後去了日本留學，
回國後辦女報（《中國女報》）、興女學，
在紹興主持大通學堂。

一九〇七年七月，因徐錫麟安慶起義事連，
她被清方拿獲。七月十五日，
在紹興軒亭口就義，年三十一。

流傳最廣的一句，是她臨刑前寫下的

「秋風秋雨愁煞人」——此語見於清方案卷與
後人多種記述，原始出處在學界仍有討論。

她沒有活到一九一一，但她是這條鏈上的一環。

還要說明一件事：革命黨不是一家，
是許多家。幾個主要團體——一八九四年
檀香山興中會；一九〇四年長沙華興會、
上海光復會；湖北還有日知會、
科學補習所，各自有各自的成員與地盤。

一九〇五年八月，東京，這些團體合成中國
同盟會，孫中山為總理，黃興為庶務。

這是一次真正的合併：分散的力量，
終於有了中心。但也要說清楚：

人多不一定贏。合併之後的六年，
起義還是十幾次、還是次次失敗。

真正差別在於：得有人帶頭——
有人一直在籌款、一直在重組、
一直在下一次。

起義這條線，收尾時先講幾次失敗。

從一九〇六年萍瀏醴礦工與會黨的
大規模起事，到一九一〇年廣州新軍起義，
再到最後一次——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廣州起義。萍瀏醴到黃花崗，
每一次都是同一個結局。

那次廣州起義，黃興率一百多人攻入兩廣
總督衙門，總督逃走，旋即被水師圍攻，
一夜潰敗。事後潘達微收殮烈士遺骸

七十二具，葬於紅花崗，改稱黃花崗——
通稱七十二烈士。

後來續考得另有十四人姓名，
刻於紀功坊碑陰，合計八十六名可考。

死者裡有林覺民，二十四歲，
留學日本，攻入督署受傷被俘。

起義前夜他寫了兩封信，一封給父親，
一封給妻子陳意映。

那一封信——「吾充吾愛汝之心，
助天下人愛其所愛」——讓人百年後讀到，
還落淚。

然後是那一夜。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
武昌。那一夜的經過，說起來其實很短：

湖北新軍工程第八營的士兵，
在營房裡因為登記名冊的事走漏了風聲，
先動了手。誰開的第一槍，史料記載不一——

通說是工程第八營的士兵，
具體到人，各方記錄有出入。

可以確定的是：開槍的是士兵，
不是將領。湖廣總督瑞澂，從督署後牆逃走，
上了江面的兵艦。

一夜之間，武昌城易手。

第二天上午，城頭已經換了旗。

沒有大將——沒有大將在現場指揮。

是是小兵開的頭。

那一夜裡，有兩個人的反差，
比任何劇本都巧。

第一個人：孫中山在美國。

武昌起義的時候，他正在美國為起義籌款。

十月中旬，他在報紙上讀到武昌的消息——

不是接到電報，是從報上看到的。

他後來自己寫過這件事。

也就是說：他不在現場。

推翻清朝的那場起義，發動者並不在場。

第二個人：黎元洪。

他是湖北新軍第二十一混成協的協統，

起義當夜不在隊伍裡。

第二天，他被士兵找出來，推舉為湖北軍

政府的都督。現在流傳最廣的說法，

是他被從家中或床下找到、

起初不肯就任；這一段細節，

各種回憶錄記述不一，未能核實原始出處——

可以確定的是：他起初並不情願，

後來答應了。更有意思的是：

起義前幾天，士兵私下叫他「黎菩薩」——

因為他待人寬和，不輕易處罰士兵。

前幾天還叫他菩薩的人，幾天後把印信

塞給了同一個人。

歷史開的玩笑，比劇本還巧。

武昌之後，各省的響應，像多米諾。

武昌之後兩個月：十月二十二日，

長沙、西安；十月二十九日，太原；

十月三十日，昆明；十月三十一日，

南昌；十一月三日，上海；五日，

江蘇；七日，安徽；八日，福州；九日，
廣東；十三日，山東；二十二日，
重慶；二十七日，成都。
兩個月內，十五個省先後宣佈脫離清廷。
過程有的流血——太原、西安都有巷戰；
有的幾乎沒流血——江蘇巡撫程德全被推為
都督，用竹竿挑去衙門屋上幾片瓦，
就算「革命」了。清廷的版圖，就這樣一塊塊掉。
回到開頭那一天。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南京。
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宣誓、改元，定國號中華民國。
這是亞洲第一個不設皇帝的共和國——
此前的亞洲，沒有一個國家試過這種體制。
兩千年的帝制，在這一天拐彎。

說「拐彎」，是因為還沒走完：北方的皇帝還
在位，年號還在用，退位是四十一天以後的
事。

這一段歷史，不是只留在書上。
今天還能去看。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
在黃花崗公園裡，開放，可以祭掃；
墓園裡的紀功坊，刻著後來續考的八十六
位烈士姓名。武漢，武昌紅樓——
原湖北軍政府舊址，今天是辛亥革命武昌
起義紀念館，開放參觀，當年的會議廳還在。
南京，南京總統府，今天的中國近代史遺址
博物館，開放；孫中山當年的辦公處保留在

院子裡。南京東郊紫金山，中山陵，
開放，是他身後的歸處。
墓墓還在，人已百年。
但還沒完。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那天，
北方清廷尚在：皇帝還在紫禁城裡，
袁世凱手裡還握著北洋六鎮——
那是全國編練最完整的一支軍隊。
南方有共和，北方有軍隊；新政府有名分，
舊朝廷有兵力。那麼，誰來收尾？
是打下去，還是談下來？
誰去逼那最後一步？
皇帝的退位詔書，又是怎麼寫出來的？
下一集，我們講袁世凱——袁出山、
南北議和、逼宮，以及一九一二年二月
十二日那道退位詔書。
本片的完整文字稿與參考書目，
在 sylogs.com。

Source / 出處： sylogs.com